

漢

書

一
四





張陳王周傳第十

班固

漢書四十八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堅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

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

相

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

師古曰釐王讀曰僖

悼惠

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

未官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

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

師古曰從昭侯至悼

惠王凡五君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晉灼曰海神也如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

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

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

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

良與客

狙擊秦皇帝

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覷

誤中副車

師古曰副謂後乘也

秦

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師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

求賊急其良乃更

名姓亡匿下邳

師古曰更改也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矣

有一老

父衣褐至良所

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

直慙其履圯下

師古曰直猶故

也一日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

師古曰孺幼也

良愕然欲歐之

師古曰愕驚也歐擊也音一口反

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

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

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

曰

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

諾五日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

去後五日蚤會

師古曰：「蚤，良今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

五日雞鳴往父又

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

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爲書。」

故云一編
編音鞭

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

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遂去，不見。旦日

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讀誦。居下邳，爲任

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

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

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

爲廩將。

服虔曰：「官名也。」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

用其策為它人言皆不省

師古曰省視也

良曰沛公殆天授

師古

日殆近也

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

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

為王益樹黨

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

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

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

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賴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輒

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廼令韓

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

萬人擊秦嶢關下軍

師古曰嶢音堯

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

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

願沛

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

山上爲疑兵

師古曰皆所以表已軍之多誇示敵人懾音式志反

令酈食其持重寶

啗秦將

師古曰啗音徒盪反解在高紀

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

師古

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

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

師古曰解讀曰懈

沛

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

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

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

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

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

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爲質師古曰縞白

素也音
工老反

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

噲言沛公廼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

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

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廼具語沛公沛公

大驚曰為之柰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

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

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小人也
臣瓚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

服說是也
音才垢反

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

項王乎

師古曰卻
音立畧反

沛公默然曰今為柰何良因要項

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

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闕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

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

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秦以溢名金若漢之論斤也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

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項漢中故請求之項

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

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

意廼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

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

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

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

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

齊良廼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

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

師古曰梁地之縣也今屬宋州

漢王下

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

功者

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

良曰九江王布楚梟

將

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

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

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

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

師古曰與相連結也

及

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

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

因舉燕

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

將兵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

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

其字從木

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

後宋今秦無德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

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爲臣妾德義已

行南面稱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楚必斂衽而朝

師古曰衽衣襟也

漢王

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

酈生

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

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

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出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

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

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

可一矢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

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

也散鹿臺之財臣瓚曰鹿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以賜貧

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

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

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塋

晉灼曰在弘農閼鄉南谷

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閼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天

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

游士離親戚棄墳墓

師古曰離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以從漢也

去故舊從陛

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

立者

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

游士各歸事其

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

矣且楚唯母彊六國復撓而從之

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

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陛下焉得而

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

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

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

捕幾音鉅依反

今趣銷印

師古曰趣讀曰促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

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

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

戰不利

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

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

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

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

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

不敢當三萬戶廼封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

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

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

師古曰復讀曰復

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

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

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

之欲反

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

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

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

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

耳上廼憂曰爲將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

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

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

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先封則

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

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

師古曰趣音促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

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

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穀鼬師古曰穀山也鼬地音酒背

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嚮良曰雒陽雖有此

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

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

土地皆有溉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謂安定

之利故云沃野比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

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

曰輓引也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

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

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

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

未能得堅決也吕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吕后曰留